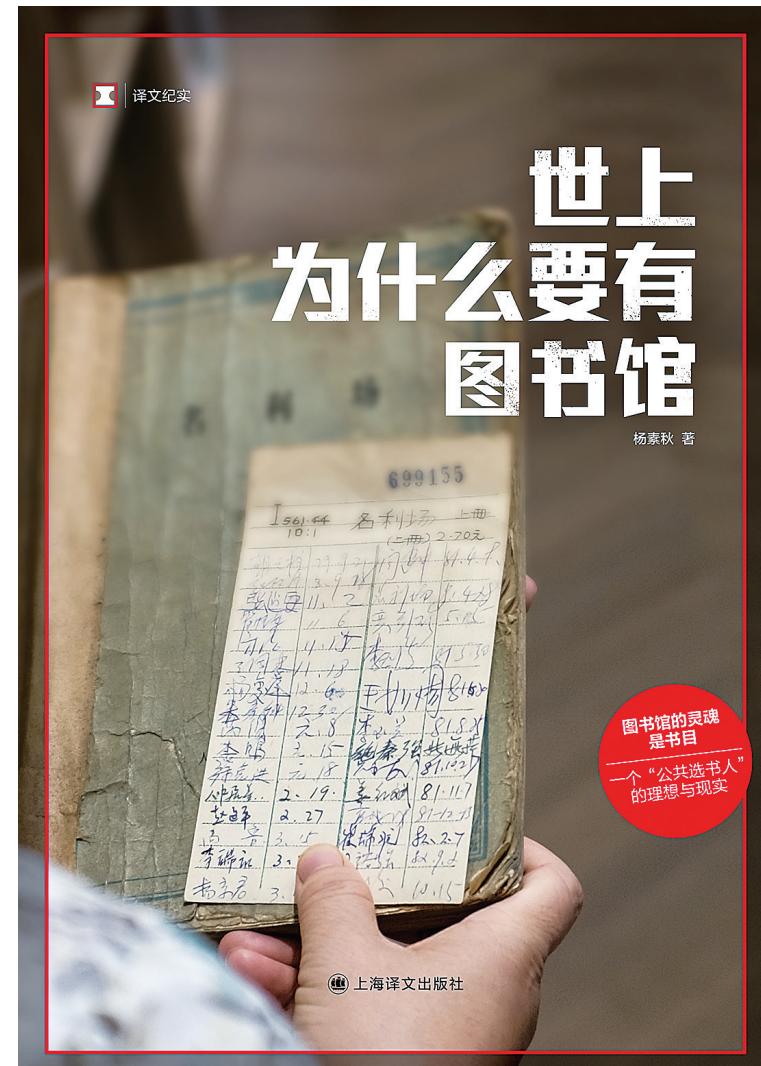
▲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
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.02◆《我比世界晚熟》
胡安焉 著 胡杨文化/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.01

“非虚构”鼓励每个人分享与表达个体新鲜的经验与见闻，以此进入公共生活——

必有人亲述世界最真实的样貌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
杨素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.01

非虚构作者黄灯继续写作，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记录她在2017年至2022年走访学生原生家庭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想。相对于单纯的个人生活经验写作，黄灯的写作更像是一份有关国民教育的跟踪调查报告。她从讲台上走下来，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，一路换乘高铁、长途客车、中巴车，电动车、摩托车，去往腾冲、郁南、阳春、台山、怀宁、东莞、陆丰、普宁、佛山、深圳、饶平、湛江、遂溪、廉江、韶关、孝感等地，去到已经废弃的小学操场，爬上老房子的屋顶、坐在茶园的高坡上、溜进快递分装车间、穿梭于养耗牛的水域间，捡起田埂上红薯枝叶的藤蔓，她感受学生成长的环境，体验每一个家庭对孩子教育所做的艰辛付出，在那些散落在地图上，需要无限放大才能看到名字的小城、乡镇、村落里，她和学生的父母、祖父祖母、兄弟姐妹、同学发小、街坊邻居坐在一起，倾听他们对教育和人生的体悟，更真切和深入地了解那些从四面八方来到她课堂上的年轻人，她比任何时候都在更深的意义上贴近教育、贴近当下的中国的现实，也贴近自己。

黄灯延续了她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创作中对于生命个体的真诚探究，这也是对非虚构文字本身的真实。曾经有人当面说她是那个最会选IP的人，刚好找到了一个阐述底层现实的点。这令黄灯十分反感，她反驳，这个点并不是自己刻意找到的，生活本就如此。而她，则是一个“自动的作者”。

她说自己不喜欢生硬地介入现实，或是以体验生活的名义去特定的场所，这种创作像是被绑架了。实际上个人经验在很多时候可以跟公共经验实现对接，对接的点则取决于个人经验如何书写——是写自己的事情，还是以自己作为某一类型群体或者阶层的代表。在一次新书推介活动中，她说，自己作为“70后”跟中国转型期完全同步，见证了当代中国的每一次重要改革，“我自己身上就有好多改革措施”，所以，个人的事情也同样是公共的事情。

保持自动而真诚的探究

个体经验总会在不经意间与时代保持同步

2024年，凭借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声名鹊起的

高校教师杨素秋以她在政府部门挂职时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书，讲述用一年时间在地下室建起一座图书馆的故事。这部名为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的非虚构作品，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“译文纪实”2024新书的一种，从年初面世至今，已在豆瓣获得高达9.1分的评分。

人们为何会对一位非职业作家的新作情有独钟？曾有网友回应：理想主义者的文字总是让人动容，且重要的是，这位理想主义者最终突破了现实的重重壁垒，做成了一件事。

作为大众阅读的风向标，2023年豆瓣的年度图书榜单中，位居首位的也是一本非职业作者的“非虚构”——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，精英读者或许很难理解，一名快递从业者的北漂人生缘何会具有如此大的吸

引力，而就在这个春天，非职业作家的非虚构写作已日益风生水起，除了杨素秋的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，还有黄灯“我的二本学生”的第二部《去家访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“80后”上海的哥黑桃的作品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，“后浪”新推出的边写边画的底层女性王柳云自传《走过一座海》……今年全国两会上，身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韩敬群有一项提案，特别针对“素人写作”，他说：文本面前，人人平等，出版社、杂志社应秉持这样的文学标准，既重名家大家，也不薄素人平民，一切都以写出好作品为原则。

在这个充斥着海量信息的时代，人们在城市乡村载浮载沉，正因如此，那些触碰人性深处、折射真实社会图景的普通人事故事才格外能感同身受。真实而有质感

的文字，在今天视频、短剧充斥的网端及现实世界中，依然力透圈层，动人心魄。百年后，或许还能成为后人窥探这个时代的考古凭据。

评论家李敬泽不久前在为作家薛舒创作的非虚构“生命两部曲”做图书分享时说，“这个时代，我们有一种文化，就是需要表达和分享自己经验的文化。我们正身处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，而很多时候，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是相互隔绝的，一个充分表达和分享经验的机制因此至关重要。”在他看来，人们的自我表达与分享本身就是非虚构文学的根本所在。作为一种“把新鲜见闻加以叙事化，构成有意义的故事”的文体，“非虚构”大概真正做到了人人都是写作者，它鼓励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未曾经历的那一部分世界，以此进入共同的公共生活。

所以早已不放在心上，枕着痛苦抱着失败睡一觉……接着另辟道路或从头再来。在此过程中，痛苦被批量灭掉，失败自己倒下，我踏着它们跨过一条又一条河流。”她说，“我习惯了被蔑视和背叛，倒也没当回事。”

比她更为年长的素人写作者杨本芬理解她的作品：“是倾诉，也是省省与自我疗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遇到酸葡萄，有人轻易弃之，有人则试图将其酿成琼浆，即使不行，也要吃下去果腹，王女士就属于后者。”在杨本芬看来，文学是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的，唯有一种文字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，可谓老少咸宜，那就是用真情实感写就的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文字。“文学艺术是可以令人飞升的，只是在升飞的过程中，灵魂可能会失重，这时候，就要赶快回到现实中来，看得见的、可触摸的日常生活常常是对人的一种拯救。”王柳云正是用她饱含感情的笔触描写着她所熟悉的底层生活，她将它们和盘托出，不加任何佐料，让你品尝到原汁原味的真实与新鲜。

以个体的情感经验回望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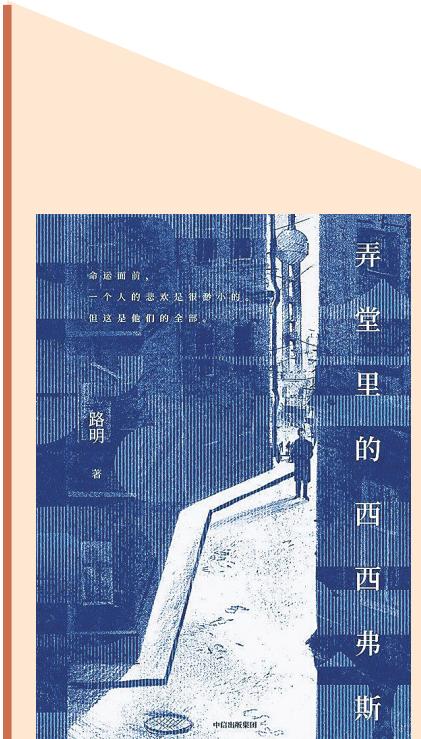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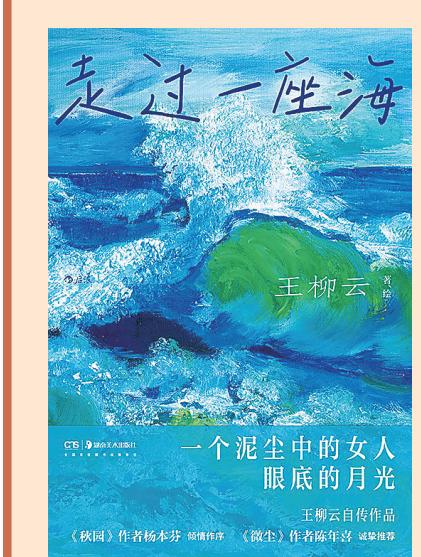
每个人都是昨日世界的一部分，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

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严飞在朋友家遇到在大学教授物理的路明，并未想到他会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，回望这座他们共同熟悉的城市——上海。他的作品里是真实的弄堂，有真实的人物，“肇周路像一条河，源自西藏南路‘易买得’，一路向西流去，到济南路口，如同遇上顽石，硬生生拐了个直角，成了南北向，拗出一个大写的‘L’”。肇周路还有一大特色，名牌小吃多；耳光馄饨、长脚汤面、逸桂木、麟笼坊……有一家没招牌的小店，专卖辣肉面，常见客人拖着拉杆箱排队，说是刚下飞机。”下午三点钟，董舒正坐在店门口，眯着眼睛晒太阳。阳光射在光头上，有电灯泡的效果。一个穿圆领汗衫的中年男人走过来，说，爷叔，打两张双色球……”

《弄堂里的西西弗斯》中所写便是这样一个具体的路，具体的人。文学性的语言，却不限于文字的美好，作者深入田野、挖档案、做访谈、追踪家族史……他想要为这些人留证，写下他们对抗命运跌宕的决心和颠沛流离下珍贵的坚守与骄傲。作家严飞在序言中引用了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里的话：“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。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，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，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。”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昨日世界的一部分，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，虽然微不足道，但却映照出大时代之下的命运流转，在那些小径分岔的人生十字路口，每一个人每一次选择的背后，又是一代人在历史的巨大压力下，被遮蔽，被遗忘的记忆。正如非职业写作者路明在《多情应笑我》这一篇章里所写：“经历了如此漫长跌宕的岁月，一个普通人遭遇的一切生离死别，都只是‘小离别’。无数人被历史的车轮碾过，零落成泥，无声无息。”

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由经历、实践和习惯所决定的东西，这是一种主观选择的行为。而真正引起共鸣的，正是这些个体经验叙事，人们彼此相连的情感是共通的，只有将生命还给社会，再现个体在驳杂世界中细腻而又厚重的生命体验，才有助于激发更为广阔的情感共鸣与集体记忆。这或许正是非虚构写作在“回望”维度的价值所在。

2024年春天，非虚构畅销书《张医生，王医生》的作者、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也以自己的非虚构方式回望上海这座城市，他们用一年的时间，从长乐路和欧阳北路的路口开始，跨越9个路口，111种职业，580家门店，62个人。英姐的公路商店、小李水果店、范阿姨的服装店、高松的为民门窗店、卖煎饼果子配咖啡的网红店……社会网络、商业生态、城市逻辑、文明肌理，上海社会的聚与散，依次展开，《九路口》饱含个体的情感、理性的思考，所有的观察和分析都指向下述追问——文明对于城市和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？

《弄堂里的西西弗斯》
路明 著
中信出版集团 2024.01《九路口》
伊险峰/杨樱 著
理想国/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4.02《走过一座海》
王柳云 著
后浪/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4.03